

# 亮剑

都梁◎著

DRAWING  
SWORD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I247  
/10763

都梁◎著  
DRAWING  
SWORD

# 亮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亮剑/都梁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08

ISBN 978-7-5354-4545-2

I.亮...

II.都...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5052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张维

装帧设计:视界创意

媒体运营:赵萌

责任印制:张志杰

---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电话: 027-87679310  
长江文艺出版社 传真: 027-87679300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430070  
发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100028  
印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22.75  
版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472千字

---

定价: 38.00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 CONTENTS 目录

## 001/ 第一章

孤军深入的山崎大队。李云龙阵前挑战，以刀剑决雌雄。三千六百颗手榴弹所创造的战争伟力。全团一个不留，都跟我上。无一生还的突击队。李云龙跳着脚大骂：“是哪个狗娘养的把山崎打死啦？给老子站出来。”

## 009/ 第二章

照李云龙的意思想，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就得先学会喝酒骂人。武林高手魏和尚、黄埔精英楚云飞。平田一郎发现两个没有教养的食客。拿十万大洋来。李、楚联手大闹“聚仙楼”。一支“勃朗宁”，一辈子的恩恩怨怨。

## 016/ 第三章

狭路相逢勇者胜，干！冷兵器时代的余晖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日战场上最后的闪现。古老的白刃战，军人的意志、勇气和战斗技巧的完美结合。兵力对比1:1，伤亡比例1:1。骄横强悍的关东军。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 025/ 第四章

李云龙向全团训示：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自己是山大王。要吃肉要喝酒，没有就抢他娘的。主动进攻的村姑秀芹，悬崖勒马的团长。山本一木的特种部队，刀出鞘，弹上膛，血光之灾即将来临。

## 033/ 第五章

赌气的新郎官，运气不佳的山本特工队。潜伏哨的一声枪响使山本的偷袭计划化为泡影。身经百战的李云龙暗暗惊讶：这伙鬼子够邪乎的，哪儿蹦出这么多身手敏捷的小鬼子？和尚的一捆巨大的集束手榴弹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 039/ 第六章

晋绥军 358 团再战特工队。楚云飞初次领教特种部队。山本一木功败垂成，悬崖边的讨价还价。楚云飞笑道：“谈判要有本钱才行。”山本建议：双方体面地退出战斗。伤亡过半的特工队金蝉脱壳。

## 045/ 第七章

独立团大集结，狂飙扫县城。一个古老的故事，“冲天一怒为红颜”。以平安县城为中心，方圆几百里打成一锅粥，双方参战的兵力达到几十万人。守军的建筑物在爆炸声中坍塌了，玉石俱焚……

## 053/ 第八章

日军情报部门的李云龙档案，将级军官的待遇。筱冢义男中将发誓：有朝一日要亲手砍掉他的脑袋，把他的头做成标本放在办公桌上。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嘉奖电报。八路军总部的结论：功过相抵。

## 056/ 第九章

几十秒之内，和尚连杀六人，干得干净利索，山猫子暗暗心惊。小河沟里翻了船，和尚死不瞑目。新二团孔团长长叹道：“完啦，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李云龙的刀锋斜着飞出，山猫子的脑袋连同背后的木桩飞出一丈多远。几十年后，一个歪脖子的老人指着刀疤诉说着一个不太古老的故事……

## 061/ 第十章

独立团一言九鼎的“营长”。李云龙吼道：“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咄咄逼人的楚云飞。嘴上像是抹了蜜一样的赴宴者，腰里竟缠满了炸药。李云龙声称：“那天喝多了认错了人，一不留神把‘国军’给当成伪军缴了械，真不好意思。”赵刚的评论：君子碰上小人了。

## 069/ 第十一章

在楚云飞少将的望远镜中，有一道由机枪、步枪、手榴弹组成的死亡之墙，没有什么人能进入这堵高墙。赵庄突然复活了，迸出一圈炽烈炫目的白光，无一生还的敌军敢死队。李云龙说：“别管他官大官小，先捶他狗日的再说，挨打不还手的人别在我二师混，老子丢不起那人。”

## 075/ 第十二章

如同两列对开的火车在黎明前猛然相撞，激起惊天动地的轰鸣。两支大军以小镇为中心扭成纵横十几公里的巨大旋涡，国民党军五个整军全线压上来，华野五个纵队迎头出击，楚云飞胸前绽开了两朵红花。李云龙觉得自

已仿佛变成了一片轻飘飘的羽毛升了起来……

### 078/ 第十三章

助理员突然不吭声了，他发现一支驳壳枪顶在脑门儿上。手术台上的李云龙像个被打碎的瓶子。一个漂亮姑娘的鲜血注入李云龙的血管。美人的苦恼。倾国一笑首长绝食。

### 087/ 第十四章

赵刚说：“别色迷迷地盯着，那样很容易把人家盯毛了。你得先把辈分拉平了，要当了‘首长’那别的角色就不好扮啦。”受宠若惊的小丫头田雨，李云龙形象的坚决捍卫者。谈恋爱也和打仗一样，声东击西，欲擒故纵，都得有点儿。关键时刻，还得靠闪电战奏效。

### 099/ 第十五章

田墨轩怒道：“那你凭什么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夺得天下？”李云龙说：“我就站在院子里等，直到您同意为止。”沈丹虹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田雨说：“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我在你胸口上盖上私章了，你属于我啦。”

### 108/ 第十六章

地形复杂的武夷山，理想的游击战地区。自古民风剽悍，杀伐不断，匪患严重。夜色中车上车下曳光弹像一串串流星来回乱窜。李云龙对“国军”上校说：“真他娘的败家子，你要是老子的部下，非毙了你不行。”土匪们面面相觑，一时角色位置也发生莫名其妙的错位。

### 117/ 第十七章

八千将士血染沙场，李云龙的C团无一生还，猛然倾斜的战争天平。海滩上突然出现一阵躁动，犹如滚滚雷声由远而近，转眼汇成惊天动地、排山倒海的巨大声浪，这是上万条汉子惨痛至极的号叫，犹如一群受了伤的野兽……

### 120/ 第十八章

来自苏军阿尔法特种部队的两个令人生畏的上校。“高加索之狼”开出的食谱，丛林战专家“库班狐狸”。丛林中的大决斗，兵力对比1:1。飞檐走壁的苏联特种兵，特种作战是一门尖端的军事科学，是一门艺术。

### 130/ 第十九章

一对年龄悬殊、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男女组成一个家庭，必然要碰撞出点

点火花。缺乏教养的老粗丈夫。一脑子小资情调的妻子，谁也改变不了谁。李云龙的思想政治工作：“你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关人家资产阶级什么事？”二十万发子弹换两架飞机，值啦。

#### 140/ 第二十章

第一次见面，两人之间就有了一种奇妙的感应。赵刚感到：一股清纯柔和的气息迎面扑来，使他感到窒息。冯楠突然觉得她的心脏猛地迸裂开来，一股滚烫的液体喷涌而出，一霎间，她的眼中竟贮满了泪水。田雨告诉李云龙：“我敢说这两个人今生今世再不会分开了。”

#### 145/ 第二十一章

来自四大野战军的中青年将领。脾气火爆的老伙计孔捷。东野名将丁伟。战史课上四大野战军大辩论。前129师师长一掌拍在桌上怒吼道：“你还像个军级干部吗？给我站好……”李云龙站得笔直，一声不敢吭。

#### 153/ 第二十二章

三个闹事的少将。丁伟少将要和常保胜少将切磋一下拳脚。孔捷少将自告奋勇要当裁判。李云龙少将也起哄道：“淘汰赛，谁输了我上场。”元帅的肩章上那硕大的金色国徽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三个少将的气势仿佛立刻矮了半截。元帅说：“不是嫌一颗星少吗？我再给你们加几颗，大校，四颗星，够了吗？”

#### 161/ 第二十三章

有多少年没挨过揍的丁伟将军这回挨了揍。被埋没的武林高手段鹏。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田墨轩。从防务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如果出现了个军事强国，那么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不管它信奉什么主义。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 169/ 第二十四章

李云龙少将的特种作战理论引起重视。丁伟少将关于重组国土防御战略大格局的构想语惊四座。把苏军作为假设敌的观点险些吓破了在座将校们的苦胆。宁死不屈的儿子李健，母狮子一样勇猛的田雨。

#### 174/ 第二十五章

李云龙火上浇油的劝架方式，被迫卷入斗殴的赵刚。田墨轩与赵刚的长谈，田墨轩说：“如果能看到未来出现的灾难，田某纵是粉身碎骨也要以醒国人。”

#### 185/ 第二十六章

梁山分队大点兵。身怀绝技的分队长段鹏，性如烈火的西北大汉林汉。用手指当瓦刀用的“小旋风”和“青面兽”。横空出世的一百零八将，以先来后到排座次，绰号每人摊一个，听着不顺耳也得凑合着。

#### 192/ 第二十七章

李云龙怒道：“把老子当舌头抓？真他娘的反啦。”诡计迭出的梁山分队。失踪的孩子，神秘的电工。警卫连兵败高粱地，自投罗网的舌头，水泊梁山山威大壮。

#### 199/ 第二十八章

在一个知识分子本来就稀少的国度里，一下子就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入另册，这场灾难的后果会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渐显露出来。一个曾经那样心高气傲、才华横溢，那样仪态万方、雍容华贵的女人，不仅丧失了任何自尊，连文笔也变得像稚嫩的中学生作文，太可怕了。

#### 204/ 第二十九章

梁山分队首次出击。随着第一批落下的炮弹，三个将军魂断金门。楚云飞启动尘封已久的回忆，失声喊道：“这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陷入重围的突击队员。楚云飞在望远镜里看到：小高地上闪出一团耀眼的火光，随后传来一声闷雷似的爆炸声，然后一切都归于沉寂……

#### 215/ 第三十章

大饥馑。神秘的北大荒来客，田墨轩撒手人寰。一个刑事犯眼中的落难知识分子群生态。一台水泵从警卫森严的军部大院不翼而飞。李云龙讽刺道：“是不是蒋介石要浇菜园子缺台水泵呀？”饥饿的梁山分队。企图自杀的军官。令人震惊的悲惨现实。李云龙的眼泪。国家搞成这样，我们这些当官的人人有份，谁也别想逃脱责任。

#### 234/ 第三十一章

黑暗中冲锋枪喷出长长的火舌，灼热的弹壳在甲板上迸溅。李云龙说：“拿自己战友的血去换敌人的赏钱，咱们要是让他活着离开马祖，我这军长就别干了。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自古就是这个道理。”高效率的情报系统，第一攻击波呼啸而起，空中大伏击。

#### 239/ 第三十二章

大灾难在降临之前，上天总要以某种形式向懵懂无知的人类发出警告，而人类对灾难降临前的预兆总是显得麻木不仁。几个半大小子的即兴之举，竟引发了一场红色狂飙。李云龙对儿子说：论抄家你爹我可是老资格了。



李云龙平生第一次跳舞。“天天读”引发的麻烦。

#### 246/ 第三十三章

拍案而起的赵刚将军大声报出一串令人发指的统计数字，将军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反冲锋。赵刚回忆中的李云龙。冯楠的评论：这个人是为了战争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该早来几百年才对。当战尘落定时他生命的辉煌就会渐渐黯淡。我亲爱的十二月党人，咱们就要去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了。

#### 256/ 第三十四章

值班警察感到震惊，他从没见过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能把五个带刀的人伤得这样惨。李云龙张开双臂把孩子们拢在胸前，爱怜地摸摸这个，拍拍那个。一种少见的温情从他心底泛起，老战友的死使他肝胆俱裂，他发出一声长长的、惨痛的哀号，犹如受了伤的野兽……崩溃的精神殿堂。

#### 260/ 第三十五章

当年朝鲜战场上的两位英雄，在解甲归田多年后，又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投入战场。当年的炮兵团长对步兵团长。当马政委走出李云龙家门时，突然感到自己像是被某位首长接见过，心里一时找不到正军级干部应有的感觉了。第一次大较量，特种分队闻警出动。

#### 272/ 第三十六章

李云龙的后院成了武器试验场。当年的《租借法案》装备在继续发挥作用。军长和政委的交锋，少将根本没把少校放在眼里。少将说：“这个脑袋子弹都不怕，还怕你的帽子？你这话也就是吓唬一下墙窟窿里的耗子。”值班参谋向政委敬礼道：“对不起，我只能执行1号首长的命令。”

#### 279/ 第三十七章

严于律己、爱兵如子、艰苦朴素、刻苦学习的马政委。心胸狭隘、满嘴粗话、指桑骂槐、伺机报复的李军长。军长和政委结成“一对红”。除夕之夜黄绿色的“忆苦饭”和马政委青绿色的脸。

#### 284/ 第三十八章

神秘的转业军官张重。气势压人的野战军。受冷落的前炮兵团长。隐身的狙击手。变了形的手枪。大烟囱上李云龙论兵：全是他娘的一群货。田雨的眼泪。飞向天空的姐夫。牛刀小试的特种兵。偃旗息鼓的特种分队。

#### 302/ 第三十九章

没有山头的李云龙和四大野战军都有些瓜葛，几乎全部瘫痪的军事指挥机关。模棱两可的“军委八条”。欢欣鼓舞的造反派们。郑秘书说：要真照这

八条去执行，闹不好就落进不知谁设下的圈套里。

### 307/ 第四十章

被偷袭的师部。面对慷慨高歌的青年女工，哨兵紧扣扳机的手哆嗦了。军委办公厅和林办指示：可以反击。郑秘书问：“用什么反击？是用枪还是用嘴？”被解职的郑秘书。骇人的枪声，血染的大楼。死不瞑目的邹明。嗷嗷叫的部队。若干年后，一个陆军少将论传统。

### 316/ 第四十一章

造反派的血书。李云龙又拿起十几年没摸的手枪，准备效法叶戈罗夫元帅。要讨还血债的死难者家属。田雨大声喝道：“谁敢动我丈夫一下，我们全家就和他拼了。”深夜来访的神秘军官。坚壁清野。敢拼命的警卫员。躁动的军官们。伟岸得像森林一样的野战军官兵。戴手铐的将军向部下告别。流产的劫持行动，无可奈何的特种部队。

### 332/ 第四十二章

司机老常说：“这就是你们当领导的不对了，咋让台湾特务当了军长呢？”司令部的参谋们说：“就算刘少奇来当军长，我们照样也得服从命令。”郑波说：“我身上唯一还有的也就是良心了，我不打算再失去它了。”田雨抱着丈夫说：“要是有一天你不在，我绝不苟活在这个世界上。”破釜沉舟的特种部队。

### 341/ 第四十三章

砸向主席台的木牌。浑身是血的将军。野兽般嗥叫的段鹏。钢心橡皮棒。谁敢进入警戒圈就开火打他狗日的。还是那支“勃朗宁”。痛哭的特种兵。勋章和军礼服。大别山的儿子。少将和少校最后的对话。客厅里的枪声。

### 352/ 尾声

## 第一章

李家坡战斗开始之前，李云龙正在水腰子兵工厂和后勤部长张万和软磨硬泡。

李云龙中等个子，长得很均匀，就是脑袋略显大了些，用他自己的话解释，是小时候练武，师傅老让他练头功，练得狠了些，净拿脑袋往石碑上撞，一来二去就把脑袋撞大了。

李云龙已和张部长纠缠了两个多小时了，不为别的，就是想多弄点“边区造”手榴弹。这是八路军太行兵工厂的土产，平心而论，李云龙一点儿也不认为这种土造手榴弹有什么好，比起日军的那种柠檬式手榴弹差得太远啦。“边区造”的铸铁弹体质量太差，爆炸后有时只炸成两半，弹片的杀伤效果极糟糕，这种玩意儿在战斗中常耽误事。可话又说回来了，就这种“边区造”也不可能敞开了供应部队，用李云龙的话说：能拔脓就是好膏药，有总比没有强。

后勤部长张万和是李云龙的大别山老乡，在红军时期就是老熟人了，所以说话也随便惯了，似乎彼此不骂几句就太见外啦。

张部长说：“你狗日的就不像个当兵的，是他娘的商人，心算是黑到家了，我已经多给了你们独立团十箱了，还他娘的贪心不足。”

“我早听别人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大别山人，早先是从山西这边逃荒过去的，我还不信，这回可真信啦，是他娘的抠，这又不是金元宝，你存着想下崽的？操，你要不给，老子今天就不走了，你小子还得管饭。”

“这狗日的哪像个团长？无赖嘛，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别干啦。行吧，我再给你十箱，得了，你还先别道谢，老子不白给，你得拿东西来换。”

李云龙眉开眼笑地说：“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真要有老婆，就拿老婆跟你换 50 箱手榴弹。”

张部长“哼”了一声挖苦道：“啧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呢，你狗日的还提前预支啦。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 50 箱手榴弹？美得你吧，老子别的不要，再打仗时，你得给老子弄把日本指挥刀来。”

李云龙一听便放了心，大包大揽地说：“我当是什么宝贝，小菜一碟嘛，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咱弄不来，弄把佐官的还不难。这样吧。你再给十箱，我顺手再给你弄个日本娘儿们来……”

“去你娘的吧……”

李云龙哪里知道，他正和张部长纠缠时，日军山崎大队正稀里糊涂地朝八路军太行根据地门户——一线天走来。

日军山崎大队长像那个年代大多数日本男人一样，个子矮矮的，罗圈腿，身材壮实，脖子和脑袋差不多粗细，猛一看像一颗大号的猎枪子弹。他的脸上带着日本军官惯有的神态：冷酷和坚毅。他是个随时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武士，从来没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当回事的人，自然就更不会拿别人的生命当回事。所以，这次扫荡，山崎大队没有找到八路军的主力，漳水、沁河两岸的老百姓可倒了霉，山崎大队一路烧杀，如入无人之境。

那天下午，山崎带着队伍走了四十多里山路，人困马乏，正躺在林子边上休息。山崎大队长背靠一棵大树，盘着腿，正在擦他心爱的祖传之物——一把明治天皇御赐的菊花军刀。这把刀的柄上镶着黄金做的象征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山崎此时也不会想到，他的生命和这把刀一样，快不属于他自己了。

几个打水的士兵匆匆跑来报告，说那边密林深处有条很细狭的山缝，草地上还发现有队伍走过的痕迹。

山崎大喜，立即命令队伍集合，疾步向那个士兵指出的方向扑去。

穿过一片浓密的原始森林，古林尽头，出现两座高耸的大山，两山之间只有一条可行一人的狭窄通道。山崎站在山缝里仰望天空，只见细细的一线蓝天。

不管它，进去再说。想吃掉我山崎大队，只怕中国军队还没这副好牙口。

大队人马排成一字形，整整走了半个小时，才走出一线天。眼前豁然开朗，竟是别有洞天。山泉淙淙，野花铺地。山崎懂一些中国文化，他记得有位叫陶渊明的古代诗人曾写过一篇叫《桃花源记》的散文，莫非这又是一处桃花源？

军用地图上没有标明这个地方。山崎命令发报给旅团长：大队一路未遇抵抗，占领天险一线天，继续搜索前进。

山崎大队长做梦也没想到，他无意中闯进了八路军太行根据地的腹地。

这一线天是八路军水腰子兵工厂的门户，易守难攻。平时这里有一个连的兵力驻守，谁知这个连的连长见敌人冲进一线天，一枪没放，就带着部队逃跑了。

根据地门户洞开，日军一个大队竟长驱直入。消息传来，八路军总部里掀起巨大风波。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怒气冲天地对副参谋长左权大吼道：“把那个临阵脱逃的连长给我抓起来枪毙！狗娘养的，给八路军丢脸！”

左权说：“我已命令军法处执行枪决了，从敌人的动向判断，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有我们的兵工厂。”

彭德怀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桌上的水杯都跳了起来：“把这个狗娘养的山崎

大队给我干掉！”

总部的一道道命令发出去，八路军129师各部，决死一纵队各部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组成左右两路攻击集团，将日军山崎大队包围在李家坡高地，战幕就此拉开。

李云龙的独立团被386旅旅长陈赓当做了预备队。他极为不满，骂骂咧咧地在团指挥所里来回转磨，像条饥饿的龇着牙的老狼。

独立团政委赵刚正伏在桌子上看地图，他个子不高，身材有些单薄，脸色白皙，带着书卷气。那年赵刚还不到二十五岁，虽然年轻，可资历不浅。在进入八路军正规部队之前，他已是“一二·九”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了，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如此高的学历，在当时的八路军部队中当属凤毛麟角了。

“娘的，咱独立团是后娘养的？人家吃肉咱不眼馋，可好歹也得给口汤喝呀，每次都是咱们团当预备队，这不是他娘的欺负人吗？”

赵刚连头都没抬，他太了解李云龙了。他心里有火就得找碴儿放出来，要不然就很容易憋出毛病来，他知道李云龙正在向他寻衅，企图跟他吵一架。赵刚心想，怎么世界上还有这种人？自己心里不痛快，就千方百计向别人找碴儿，什么毛病呀？指挥所里的参谋们都知道团长这个毛病，早都借故溜开了，人家才不触这个霉头呢。

李云龙见赵刚不吭声，心里越发恼火，他不大看得起知识分子，哼，小白脸，能打仗吗？也就是搞搞政工，练练嘴皮子，这个团没有政委，老子照样带兵。他心里一烦，嘴上越发骂骂咧咧起来。

赵刚见他越发不像话，便劝道：“老李，你这么发牢骚给战士们听见多不好，上级让咱们当预备队肯定有上级的考虑，好钢用在刀刃上嘛……”

李云龙一听就翻了：“少给老子卖狗皮膏药，他娘的新一团就是亲娘养的？凭什么有好事全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老捞不着肉吃，就是他娘的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李云龙面红耳赤，青筋毕露地吼道。

“老李，你骂谁？……”赵刚忍不住要发作，旋即又克制住自己，苦笑着摇摇头，他知道李云龙是个炮筒子脾气，不高兴了谁都敢骂，过后就完。今天他火气这么大，主要是惦记上山崎那把指挥刀了，既然向张部长夸下海口，就得说话算话，屙出来的屎能坐回去吗？弄不来这把刀还有什么脸再见张万和？赵刚心说这个人也太认死理了，这么多兄弟部队参加攻击，他怎么就认定那把刀应该被他缴获？

旅长陈赓打来电话：“李云龙，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

李云龙发作道：“哪个狗娘养的打我的小报告……”

“你少冤枉别人，是我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有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你听着，轮到你上时，要打不下来……”

“你把我脑袋拧下来当夜壶用！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我给您跪下来磕头啦。”

“哼，你自己留着用吧，我用不着那么大的夜壶。”陈赓挂上电话。

李家坡阵地上硝烟弥漫，几架日军的飞机轮番俯冲轰炸，八路军攻击部队伤亡惨重。

毕业于帝国陆军大学的山崎是个出色的战术家，他指挥构筑的野战工事很是别出心裁。李家坡高地顶端是个平面圆台，按常规，守备一方的工事位置，应构筑在山坡平台的棱线部，这样可以对进攻一方的动态一览无余，也便于居高临下施加火力。可山崎偏偏把环形工事构筑在高地的平面圆台中心位置，攻击部队在坡下看不见守军，直射火力便失去作用，而迫击炮之类的曲射火力又极少。攻击部队刚刚冲上陡坡，只要一露头，马上就被日军的狙击手打倒。战斗打了整整一天，山坡下躺满了八路军士兵的尸体，最先参加攻击的几个主力团都伤亡过半失去攻击能力。

李云龙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他拉住刚撤下阵地的兄弟部队的一个营长问：“山坡边缘离那个环形工事有多远？”

那个挂了彩的营长马上明白什么意思：“有80多米，手榴弹够不着。”

李云龙皱着眉头说了句：“硬冲不是办法，这是赔本生意。”

李家坡战端一开，整个华北地区都热闹起来。日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筱冢义男、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都在各处的司令部注视着地图。各级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们在紧张地进行着图上作业，地图上李家坡周围已被不同颜色的巨大箭头所包围。日军驻潞安的36师团、驻汾阳的16旅团、驻太原的第9旅团、驻阳泉的第4旅团各部，都在日夜兼程向李家坡地区分进合击。

与此同时，整个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各部的打援部队也已经和日军增援部队纷纷接上火。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是死的：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于是，围绕着李家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包，整个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和日军各部已摆出决战的架势，而交战双方的最高指挥官的目光还是都注视着山西境内的这个往日默默无闻的小山包。李家坡之战注定要载入史册了。

386旅旅长陈赓在望远镜里看到自己的攻击部队像涨潮般一浪高过一浪地向主阵地冲击，而顷刻又像退潮般地退下，山坡上躺满了穿着灰色军装的尸体。陈赓一咬牙，抓起电话下了命令：“集中全部炮火轰击山顶，炮弹要全部打光，不过啦！预备队全部出动，踩也要把李家坡给我踩平！”

李云龙在电话里说：“旅长，我有个要求。”

陈赓没好气地说：“你哪儿这么多事？快说。”

“师属炮兵营暂时由我指挥，就这点儿要求。拿不下李家坡我也用不着提着头来见你，因为那时我肯定已经躺在山坡上啦。我只能向你保证，我们独立团全团一千多号人决不会有人活着退出战斗。”

陈赓的眼睛湿润了，握住话筒的手有些颤抖：“同意你的要求，炮兵营由你指挥。同志哥，我要你拿下李家坡，还要你活着回来，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在独立团的指挥所里，李云龙对一营营长关大山说：“你算一下，从山坡倾斜处边缘到那个环形工事有80多米，也就是说，咱们的冲击距离有这么长，在这片开阔地上咱们全团会成了小鬼子的活靶子。再说，从地形上看，全团一千多号人根本不可能全部展开，要这么干就麻烦了，一个连一个连分别上，就成了‘添油战术’，这叫逐次增加兵力，是兵家大忌，老子才不干这傻事，我要缩短这段冲击距离。”

一营长关大山眼睛一亮说：“团长，你是说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掘进？”

李云龙捶了关大山一拳笑道：“脑子挺快嘛，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调给你，每人带上10颗手榴弹，应该是多少？唔，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坡下，谁也不准露头，他奶奶的，小鬼子的枪法不赖，老子才不触这个霉头。用土工作业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掘进50米就行了，剩下的30米，就算是个娘儿们也能把手榴弹扔进环形工事，我这里信号弹一上天，你们全营一起扔手榴弹，每人两分钟之内要把10颗手榴弹扔光，嘿嘿，3600颗手榴弹可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

关大山乐了：“团长，这招绝了，我们把弦拉了等两三秒再扔，保管个个都凌空爆炸，让他狗日的找不着安全死角，躲都没处躲。”

李云龙对二营长沈泉说：“全团的20挺轻机枪全部都归你们二营使用，机枪手全部编入第一突击队，机枪挂在胸前，当冲锋枪用，手榴弹爆炸声一停，立刻冲上去，20挺机枪同时开火，火力绝对不能间断，有人中弹后面就得有人补上，30米冲击距离，用不了一分钟就冲上去了。”

李云龙环视了所有人员，下了死命令：“全团从我以下准备白刃战，一个不留，上刺刀，全都给我上！记住，见了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

团部炊事员老王拦住李云龙说：“团长，你那鬼头刀借俺使使，行不？俺还没有件趁手的家伙呢。”

李云龙眼一瞪：“想得美，刀给你用，老子使什么？去去去，菜刀、饭勺，实在不行就抄扁担，自己想办法去。”

全团都投入战前准备工作，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有马夫班的两个马夫吵了起来，他们两人在争抢一把铡刀，还闹着要找团长评理，被李云龙骂了一顿。

李云龙拎着一口磨得飞快的鬼头刀，皮带上插着张着机头的驳壳枪，他一边检查弹夹一边对政委赵刚说：“我带突击队先上，你负责殿后，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赵刚正往弹夹里压子弹，一听李云龙说这话就不爱听了，他厉声道：“你敢？你这叫擅离职守，你应该在指挥位置上，而不是突击队，我马上给旅长打电话，要不取消你的参战资格我就不姓赵。”

“别……别呀，这太不够意思啦。”李云龙顿时软了下来。

在李家坡环形工事里的山崎觉得不大对劲，怎么四周一片寂静？静得日军士兵们心里一阵阵发冷，军人们是最不喜欢寂静的，因为战场上的寂静往往包含着更大的危险，预示着更激烈的战斗。

山崎凭直觉意识到，八路军正酝酿着一次更猛烈的攻击。激战一天下来，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他不大在乎伤亡，他知道各路援军正在向他合拢，凭借有利的地形、充足的弹药、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再坚持两天没问题，他希望凭借自己一个大队的兵力把八路军的主力牢牢地吸引住，待援军的反包围圈合拢，再来个中间开花。他渴望着在李家坡之战中建功立业，一战成名。

山崎发现山坡下伸出一个白铁皮做的拐脖喇叭，那边传来日语的喊话声：“日军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贵国之剑道，不过是得中国剑术之皮毛而已，师徒之名分，早在唐朝便已有定论。如阁下很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用军人的荣誉担保，如败在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

“吧！”“吧！”日军狙击手开火了，铁皮喇叭顿时被打了几个窟窿，129师敌工部的日语翻译被震得虎口发麻。

山崎那边回话了：“八路军李团长阁下，鄙人对贵军作战之英勇深感钦佩，对阁下的挑战深感荣幸，鄙人十分珍惜武士之称号，愿与阁下切磋剑术，无奈军务在身，不能只身与阁下决斗，非常抱歉。如阁下能率部队攻入鄙人的环形工事，鄙人则愿意在肉搏战中与阁下一决雌雄。”

在独立团指挥所里，赵刚感到好笑：“什么乱七八糟的，还都以为自己是中世纪的骑士呢，动不动就要决斗。”

李云龙不屑地说：“山崎这小子真没劲，算不上条汉子。”

一营的土工作业进展很快，日军也很快发现了八路军的企图，迫击炮、掷弹筒纷纷打来。一营的几十个战士在爆炸声中血肉横飞……

129师的迫击炮营在李云龙的指挥下开火了，几十发炮弹像黑乌鸦似的从天而降，落进日军工事，火光闪闪、硝烟弥漫，日军炮兵一时顾不上土工作业的一营，急忙对八路军炮兵做压制性轰击，一营的掘进速度更快了。

山崎用无线电台呼唤空中支援，几架“零式”战斗机呼啸而来。李云龙用重机枪火力组成密实的火网，迫使日军飞机不敢进入俯冲位置……

山崎发现自己的冷汗正顺着脑门儿往下流，他眼睁睁地看着眼前这片开阔地被一点点地蚕食，离他的工事只有30米了，日军的迫击炮和掷弹筒几乎是垂直发射了，距离太近了，出膛的炮弹极有可能会落到自己头上。

“吧！”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山崎明白八路军最后的攻击即将开始，日军士兵们各种武器的准星都无声地对准前方。没有人露头。山崎心里正在狐疑，突然间，30米外的堑壕里，密密麻麻的手榴弹呼啸而起，天空像飞过一群麻雀。霎



时间，手榴弹在日军工事上面凌空爆炸，短促连续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横飞的弹片带着死亡的气息呼啸而下，惊慌失措的日军士兵无法找到安全死角，很多士兵同时被几颗手榴弹直接命中，被炸得身首异处。3000多颗手榴弹在一场战斗中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两分钟之内，在如此狭小的面积上，3000多颗手榴弹所产生的杀伤力，无疑是可怕的。

此时，率领第二梯队的赵刚已进入冲锋位置，他手握驳壳枪，目睹着李云龙独特的实施火力打击的战术，心中不由被战争所创造的伟力所震撼。他想起拿破仑关于战争的一句经典之言：“进行战争的原则也和实施围攻的原则一样，火力必须集中在一个点上，而且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的稳定性被破坏，尔后的任务就是把它彻底击溃。”

赵刚想，这个不知道拿破仑为何许人的李云龙团长倒是个天生的战术家，看来在战争领域内，理论是苍白的，丰富的战争实践才是重要的。

此时，率领第一梯队的李云龙可没想这么多，他只在念叨着：“山崎这狗日的可别被炸死，老子还要和他决斗呢。”

没有冲锋号声，没有冲锋的呐喊声，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20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工事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烟尘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号叫着还击，竟面无惧色。八路军突击队员们不断倒下，后面的候补射手又迅速补上，双方杀红了眼，有些日军士兵杀得性起，竟毫无遮拦地端着刺刀从工事中跳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顷刻间被打成蜂窝状，短短30米冲击距离，李云龙的第一突击队的机枪手们竟全部阵亡，无一生还，战斗异常惨烈。

突击队冲进环形工事，冲锋号吹响了，独立团一千多号人，在挥舞着鬼头刀的李云龙带领下发出排山倒海的“杀”声，一千多把刺刀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部队潮水般涌上阵地，最后一批冲上高地的竟是举着菜刀、铡刀的火夫和马夫。

独立团坚决执行了李云龙的命令，一个不留，全部参加了攻击。

山崎大队全军覆没，山崎本人被机枪打成了筛子，已经面目全非了。

独立团的战士们站在山顶欢呼雀跃，唯有李云龙拎着山崎的指挥刀在破口大骂：“是哪个狗娘养的把山崎打死啦？给老子站出来……”没能和山崎用刀剑决斗，他感到无限遗憾。

陈赓在望远镜里看见李云龙正在山顶上跳着脚骂街，他也乐了，扭头对副旅长说：“这小子，打仗还真有点儿鬼才，要早让独立团上，也许伤亡会小得多。”

副旅长“哼”了一声，说了句文绉绉的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惹事也是把好手。”

开战斗总结会时，赵刚问李云龙：“老李，山崎那小子要是在决斗中把你打败了怎么办？你真准备兑现诺言给鬼子让路吗？”